



征途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

征途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

17611

821
3010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包括十三个短篇的小说集。其中有反映农村两条道路、两种思想斗争和表彰新人新事新风尚的“征途”“小文书老刘”“麦收之前”等；有一部分是描写工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、先进思想，出色完成任务的“替班司机”“父女”“伙伴”等。另外，还有部分作品是写支援农业的。这些作品，从各个方面来表现人们在党的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的新的精神面貌和生产、生活状况。

征 途 宁夏文艺编辑部编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
(银川市中山南街85号)

宁夏回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
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4 \frac{1}{2}$ 字数 32 千

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430 定价：0.41元

统一书号：10157.48

統一書号：10157·48

定价：0.41元

目 次

替班司机·····	薛 迅(1)
征 途·····	翟辰恩(14)
小文书老刘·····	路 展(27)
父 女·····	宋友仁(42)
麦收之前·····	申 述(49)
撑天的手·····	翟辰恩(69)
伙 伴·····	王永明(81)
亲如一家·····	丁一波 旭 华(97)
转·····	张 武(102)
英雄续篇·····	宋友仁(110)
左大娘待客·····	张 武(119)
进德老俩·····	郝成功(126)
管家嫂子·····	建 才(131)

替 班 司 机

薛 迅

墙上的日历，只剩下两页了。如果今年最后这两天，再能顺顺当当地跑上一趟车，我们青年包机组，不仅能超额完成全年的运输生产任务，而且“安全标兵”和“青年红旗包机组”的光荣称号，也就十拿九稳了。因而我们丙班能不能胜利完成这趟任务，如今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甲乙两班的伙计们直给我们打气。我心里暗暗想：大江大浪都闯过去了，小河沟子还能翻了船？不过他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为了集体荣誉，为了不使他们过于提心吊胆，我们用丙班名誉，给他们打了包票。

吃罢晚饭，我便拉着司炉李振举到乘务员公寓去，准备美美地睡上一大觉，养足精神，最后再打一个漂亮仗，胜利结束全年的紧张战斗。

三分钟过后，小李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。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实。门轻轻一响，只听公寓服务员小刘冲我说：“副司机同志，运转宋值班员电话找您。”

“好。”我从床上爬起来，习惯地拉开窗帘，透过朦胧的玻璃窗朝外一看：雪！纷纷扬扬，遮天盖地地撒落着。“啊！

CHAS210

• 1 •

这么大的雪？”我惊叫了一声。

“还好，风不算太大。”服务员随声说。

这时，我突然想起，甲班司机老李交给我的修理撒砂管的活儿还没有干。天气好，没有撒砂管都不行，遇上这种倒霉的天气，稍微有点不好用，就会出大问题。我暗暗叮嘱自己记住：这项活儿，是机车出库前第一项重要准备工作。

我走进管理室，拿起电话一听，简直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了，当我反复问了几次，真正听清了之后，头象挨了一棒子，“轰”的一声。有些事情竟是这样离奇，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，它会突然摆在你面前，使你束手无策——我们丙班司机刘青山的老胃病，一年多没有发过，今天忽然复发，住进医院了。“谁来我们车上替班？”我焦急地问道。

“本来打算叫你们甲班的李车替一班，可是他刚回来，还没有很好地休息；让乙班钱车便乘返回来，时间又来不及，我们正在研究，准备挑选个比较合适的。”宋值班员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，不然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！”他说完放下了电话。

到底谁来我们车上替班？我带着这个大问号，叫起李振举匆匆朝运转室走去。看来小李的心情并不比我轻松。路上他侥幸地对我说：“咱们是数一数二的包车组，在铁路局也有点名气，一定会给派个差不离的司机来。”

当然，我也是尽量往好处想，回答说：“是啊！不然出个纰漏，别说值班员，就连运转主任、段长这个年也过不安

生。”

一进运转室门，我便问宋值班员：“怎么样，研究好了吗，谁来我们车上替班？”

他站起身来，象是对我泄露什么机密似地说：“已经向主任和段长请示过了，保险你们满意。”

我一听，便放心了：“什么满意不满意，差不多就行。谁呀？”虽然我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可想着来个最棒的。

“对，决不能给你们派个窝囊废去，已经派叫班员通知他了。”

“到底谁呀？”

“杨保忠。”

我一听便愣神了。全段一千多号人的名字，我不能说个个喊得出来，可也剩不了几个，这个名字却没听说过。我想啊，想，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杨保忠是谁，于是我又问道：“他是才调来的？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宋值班员坐在转椅上仰天大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”我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笑你白在机务段干了四五年，连‘大铁柜’也不认识。”

“他？”我叫起来。一个怪老头子的模样，立刻闪现在我的眼前：他今年比我正好大一倍，五十八了。个头儿不高，微微有点儿驼背，满布皱纹的脸上，丛生着密密麻麻的连腮胡子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他平常话极少，那张嘴，就象个大铁柜，总是锁着的。从我到机务段当学徒那天起，他就在这个班顶一天，在那个班替一天，没个固定车。

按着我们段上一般预备司机的习惯，都是在家候班，什么时候叫，什么时候走，只有学习、开会才到段上来；只有他一个人，一天早早晚晚地总在段上泡，到这台车上摸摸，又到那台车前敲敲，有时候还去车站上，趁调车司机吃饭的功夫，爬进驾驶室，替人家干几钩活儿。有一次，我没有注意机车下有人，将一团用过的棉纱，从小窗口朝外一扔，弄了他满脸油垢。我想，这老头子准得数落我几句，谁知他一声没吭，从地上拣起棉纱，就擦起机车的摇连杆来。从这，我才认识了“大铁柜”。

宋值班员见我半天不表示态度，又见我不大满意的表情，便掰着指头给他作起鉴定来：“你可别有眼不识泰山，论技术，论经验，论……在咱们段上那真是三个人两根胡子——稀少。”

我是个爱说、爱笑、性情急躁的人，一见不吭不哈，慢慢腾腾的人，就不对劲儿，再加上平时对他了解不多，心里更不满意了。我说：“反正旋的比着砍的圆，就算他一百个好，那为什么叫人家成天打游击，不给个包车组干干？”

这时，门吱地一响，一个手拿检车锤，肩挎背包的人，闪身进来。啊！正是“大铁柜”。我刚才说的话，都被他听见了，脸上一热，感到很不好意思。

“伙计，早来啦！”他仿佛根本没有听见，一面扑打着身上的雪花，一面慢吞吞地问。

“刚到。大铁——杨车。”说罢我窘困地低下头去。

“看你满头大汗，是不是路上赶点啦？”宋值班员问他。

“不，刚才看了看车，来晚了。”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又问：“伙计，拉多少吨？”

我们过去都是到车站问车长，真新鲜，他怎么问起管火车头的值班员来了。

“大概不下三千吨。”

“弄准。”杨车紧追了一句。

朱值班员打开记事本：“三千一百六，超点。”

天哪！平时碰到这种鬼天气，遇到我们刘车的脾气上来，顶多能拉个规定牵引吨数——一千六。今天换了司机，又拉这么多，要不来个中途停车事故才出鬼哩。我丧气地想：同志们操碎了心，流尽了汗，才取得了三十多万安全公里的成绩，最后这趟十有八九，怕是财务科长签字——报销喽！于是我断然阻拦道：“杨车，天气这么糟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拉这么多。你的技术好，经验多，谁都知道，可是万里有个一，就是出个一般事故，也会把我们包车组的成绩打垮，你也不好交代！咱们可不能冒这个险。”

杨车没理我这碴儿，仍然皱着眉头，嘴里一股劲地嘀咕着什么。

“我们这三十多万安全公里，可不是三天两后响能跑出来的。”我继续唠叨着。

突然，他咧着嘴笑了。

我认为我最后这两句话，把他说转了，身上就象放下了千斤重担，立刻轻松下来。又高兴地补了一句：“办什么事，心里也该有个底，光凭火气可不行。”

“是啊！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嘛。”杨车说罢，冲宋值班员点点头：“伙计，中。”

“拉多少？”我焦急地问。

“伙计！别含糊，编多少拉多少呗！”他仰起头来，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“走吧，快到点了。”

“路上可得多操点心，不然……”宋值班员还没有说完他便把话头儿抢过去：“错不了，伙计。”

我本想再跟他讨讨“价钱”，谁知他早噤噤地走出门去。

路上我余怒未息地低声对李振举说：“这老头子可真够呛！”

“脾气有点倔。”

“唉！谁要跟他学徒，那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，别的不说，他那个‘大铁柜’经常锁着，三天两天不说一句话，再加上这么主观，我看干到胡子白，还是个烧火的。”

“这可不见得，听说他培养出来的徒弟至少有半打，而且个个都是硬手，如今有的都当了段长。”他想了想接着说：“一九四二年，他因为掩护三个地下工作同志，被关进了监牢，敌人想从他嘴里得到关于那三个人的消息，压杠子、灌辣椒水，连续折腾了他三天三夜，也没打开他的‘大铁柜’……抗美援朝的时候，他的包车组头一个得了‘铁牛队员’的光荣称号……”

“得了，你别往他脸上贴金啦。”我说。

“你这是啥话？”李振举不高兴地说，“上次会上，刘车就批评过你，你又没跟人家在一个车上干过，为什么就认准人

家不行？”

“你跟他一块跑过？”

“当然。据我看，他哪方面也不在咱们刘车之下。”

“算了吧，跟咱刘车比？”我伸了伸小指，“他是这个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一定得把好这一关。不然，出个事故，他凉快地一拍屁股走了，什么事没有。可咱们的一切全完了。”

“什么一切、一切……”李振举的脸涨红了。

走到机车跟前，杨车直截了当地向我问道：“伙计，我来你们车上替班，你不大放心吧？”

我心里想：那还用说。我瞅了他一眼，没吭气。

“多巧，再跑一趟车，就正好够三十五万安全公里了，不舍糊，真不舍糊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清楚？”李振举问道。

他爬进驾驶室之后，从怀里掏出个小本本，朝我们眼前一晃，说：“这里面记着哩。”

李振举拧开撒水管润着煤，闪着希望的目光说：“杨车，最后这一百五十多公里，能不能和以前的三十四万多公里累计起来，就看你的啦。”

“伙计！”杨车象是被什么刺了一下，霍地眉头一皱，一挥手，高声说：“一个人怎么能唱起这台戏来，你听谁说有过能打胜仗的光杆司令？”

李振举高兴地拍大腿一拍：“汽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汽门任你拽！”

“咱们只要拧成一股绳，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。”杨车

信心十足地说。

离开车还有半个钟头，车站站长气吁吁地跑来说：“杨车，杨车！”他扬着头，扯着嗓子冲驾驶室高声喊，“你们得尽力支援一下，三道的三辆化肥车——一百八十吨，今天无论如何得运走。”他晃了晃手里的电报，“这已经是第三封了，实在不能再往后拖。”

我以为是来了个救火的，原来是个浇油的。

站长喘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三道的线路不腾空，整个儿车站就等于封闭了，要接进来的车，接不进，要开出去的车，也开不出，全线的列车运行图就全部打乱了。”

我一听，不知说哪句好。

李振华，愣愣地站在那儿，一声不吭。

杨车的“大铁柜”是锁着的，两撇浓重的眉毛，拧到了一起。

站长爬上车来，压抑着心中的急躁，缓和地说：“我们已经同调度员联系好了，支援你们一路通过，如果实在有困难，前面给水站就甩车，怎么样？”

杨车仍在琢磨着。我可实在沉不住气了，没好声气地说：“不行啊！火车不是推的，要扒到半路，叫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，就抓瞎了。那三十多万安全公里也完蛋了。”

“调度员不是支援咱们吗？我看不会有多大问题。”杨车冲我说。

“怎么样？”站长催促着。

“挂吧！”杨车果断地说。

站长冲杨车一伸大拇指：“够意思。”说罢就跑掉了。

“杨车，可不能冒险呀！”我简直是大声呼叫。

“又担心你们那三十多万安全公里，是吧？”

“要是机车真的出了毛病，就晚了。”

“机车质量我心里有底。”杨车仍然平静地说。

“杨车，我们全组九个人把吃奶的劲使出来了，要真的砸了锅……”

“你说了些什么呀！”杨车再也忍不住了。

“我是说三十多万公里报销，红旗飞跑……”

“我真想不到，刘青山能教出这样的徒弟来。伙计，好好想想吧，张口三十万，闭口得红旗，一个时刻计较荣誉的人，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誉吗？车站上摆着车不挂，眼看着车站上任务完不成，那你就是得上十面、一百面红旗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咱们已经超轴不少了，他们车站上完不成任务，关咱们机务段什么事？”

杨车大怒，嘴里喷着唾沫星子，指着我的鼻子尖严厉地说：“他们是谁？咱们是谁？九九归一，都是国家的。想想吧，同志！”接着他喊道：“准备发车。”

杨车的话，在我脑子里翻腾着。

后部的三辆化肥车已经挂好。一出站就是连续六十公里的大上坡，我怕李振举烧火顶不住汽，临时决定我烧头一段儿。只要他敢下大海，我就敢擒蛟龙！决不能看着叫事情垮台。

车长显示了绿色灯光。李振举大声呼唤道：“发车信号好

啦！”

我只顾投煤，连看也没看，当即向杨车喊道：“好啦。”

他好象没有听见。仍然用棉纱拭着制动机。我当他是上了几岁年纪，耳朵不大好用，又向他喊一声。谁知声音未止，他严厉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伙计，确认了吗？”声音是缓和的。

这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违反了“呼唤应答”制度。我服服贴贴地探出头去，重新确认了信号，三次向他呼唤之后，他应了一声。我又投了四五锹煤的功夫，机车还原地未动。我怕晚点，刚想催他开车，机车却向后退起来，我暗忖：这是搞的什么名堂？没容我多想，随着汽笛一声长鸣，列车通 通 地 开 动 了。

哎哟！我这一脑袋浆子，刘车遇雨、雪天超轴时，不是也得事先往后退一退再开吗？这是为了防止动轮空转，利用缓冲力呀！这一手象是跟我们刘车学的。

列车开出车站以后，便象脱缰骏马一般，在茫茫的原野上驰骋起来。凭经验估计时速达四十多公里，我不由得暗暗叫好。这时，影影绰绰看见了前面的小山头，那是转变坡度的自然标志。他一年跑不了几趟车，怕他线路不熟，刚凑过去想告诉他大开汽门准备闯坡时，只见他将手把高高一提。机车便向坡上冲去。我心里乐了。偷空儿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塞给他，他接过去，顺手稳稳当当地夹在耳朵上，眼睛直视着前方对我说：“这里的坡度是由百分之六转为百分之十，共计四千九百公尺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！”我应了一声。

“再到前面那棵歪脖子柳树跟前，有一段便线。”

“对，那里的曲线最小。你对线路这么熟？”我惊奇地问。

“唉，脑子不行，全凭这个呢。”说着他将小本本递给我。

我打开一看，在一条用铅笔描的很粗的黑色横线上下，画着乱七八糟的符号，看了使人眼花缭乱。

他把未点燃的烟卷放到嘴里巴达了两口，说：“伙计，不怕你笑话，俺解放前却是姓的俩犄角‘羊’。没上过学，有什么办法呢！”

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大上坡区段都安全正点通过了，最后一个区段，也已经跑了一半，突然，李振华和杨车几乎是同时大喊：“停车，停车！”杨车来了个非常制动，随着一阵排风的山响过后，列车稳稳地停住了。多险，机车离道口只有一根钢轨远。

我们急忙跳下车去，原来是一辆送肥的大车，因为马的一只蹄子卡在钢轨和护轮轨之间，堵住了去路。赶车人吓的站在一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我们迅速帮他把马蹄拔出来了。刚爬上车去，忽然想起甲班李车交给我的修撒砂管的活儿，因为换了司机，窝一肚子火，忘得一点没剩。天哪！在千分之十的坡道上，不撒砂怎么起车？一下子急了我一身汗。

杨车根本不知道机车有毛病，凝神地注视着后部的发车信号。

想不到三班八九个伙计保持了三年多的荣誉，却糟践到我

手里了。如果事先好好做做准备工作，决不至于出这么大漏洞。伙计们，骂我吧，我脑子里是有脏东西，如今懊悔也来不及了！不管怎样，得先告诉杨车，责任完全在我。他若有办法，那当然更好，万一起不了车造成事故，决不能叫人家杨车跟着背黑锅……

汽笛一声叫，把我的心撕碎了。

杨车的手刚握住汽门的手把，我上去一把按住他的手。

“啥事？”杨车一惊，眼盯着我问道。

“撒砂管有毛病！”我的鼻子尖酸了。

他紧张的脸上，慢慢浮起了笑容，说：“伙计，放心，没问题。”

“你不知道。”我的眼模糊了。

“我心里有数。”

“不漏砂！”我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泪珠滚落下来。

“叫它漏多少，它得漏多少，一点儿也少不了。”说着他将撒砂管的小阀向前一推，又一拉汽门手把，‘通通通’车轮转动了。

活见鬼！我明明没有修，又没有对任何人讲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想弄个明白，刚要发问，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，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伙计，卖什么得吆喝什么，有固定机车的司机，能把自己的机车情况摸得清，预备司机可不那么容易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叫你到哪台车上去替班，你要不摸透全段所有机车的脾气，凭撞运气，那还了得。”

这时，我才知道了他平常总在段上转游的原因了。